

梅庆吉 主编

水浒系列小说集成

插图 马得康



【清】

俞万春

结水浒传

下册

出版社

水浒系列小说集成

结 水 浒 传

(下)

(清)俞万春 著
梅庆吉 校点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第一百五回

云天彪收降清真山

祝永清闲游承恩岭

却说宋江正在攻击召村，忽闻陈希真兵马夺取蒙阴，宋江大惊，急依吴用之计，将全军退出召村，屯在蒙阴北境。正思对付希真，忽接到清真山告急的文书，知是云天彪会合归化三庄，直攻玄武关，十分怨急。宋江大惊，再细看那文书，原来马元因屡次请救不至，句语十分怨怅。宋江看罢，吩咐来人且退。宋江请吴用入后帐，宋江道：“我从此失清真山矣。”吴用道：“若论地利，清真山为我东路险要；若论人材，马元如何抵得过鲁、武、李三位兄弟。且我此刻若还救清真，陈希真必乘势会合召村，来夺我新泰、莱芜。那时鲁、武、李三人必不生还，而我又连失了三城，兼且清真山未必救是，满盘败着矣。”遂假对清真来使道：“本寨救兵即日便来，你速去回报头领，教他放心坚守数日。”来人应命去了。宋江对吴用道：“此信若被希真得知，吾事去矣。”便严肃队伍，申明赏罚，约束众军，摆齐明晃晃枪炮剑戟，直抵蒙阴城下，震天震地的一声呐喊，一阵连环枪炮，震得蒙阴岌岌动摇。一枝响箭，缚了书信，射上城楼。

此时希真已到过召村，因宋江已退，便回城与永清等在城上督兵守备。接到响箭，希真便与永清在敌楼上接看书信，只见上写着：

宋江今日有死无生，谨率士卒，亲诣城下，恭候道子歼戮。道子如以为未足，愿尽倾敝寨之人，以供军前斧钺。现有敝寨兄弟三人，被留召村，道子可先取以快心。道子意下何如，今日即求明示。

希真看罢，对永清道：“贤婿猜此贼来意何如？”永清道：“有甚难猜，显见此贼有意外之变，进退不可，故为死地求生之计。其意不过求还他三兄弟，即卷甲束兵而退矣。但我偏不由他计算，我但坚守城池，不去睬他，看他何如。”希真笑道：“计怕不妙，但人急悬梁，狗急跳墙，我们抑勒他太甚，万一失机，悔之晚矣。我看不如权让他一筹罢了。”便写起一封答书道：

顷接公明来书，尊意尽悉。

退出召村者，万不得已而事于希真也；屯北境者，示有新、莱二县，将勉与希真久持也；来示提及召村者，欲希真以尊意致召村也。夫公明既有意外之虞，进退不可，希真亦何忍乘人于危，为此已甚之举。但希真既受朝廷褒宠，钦赐忠义字样，而畏公明必死之怒，引军退避，殊非所以副朝廷忠义之责望也。愿公明熟思之。

永清看罢称妙，便将信缚在原来响箭上，射出城外。

宋江得信，大为惊疑。吴用道：“我看此信，他亦有畏我之心。只是他不知尚有何事要勒情我，且退军三十里，差一能言舌辩的人，与他面谈，便知端的。”宋江依了，便退军三十里，着帐下一头目入城去见希真。须臾那头目转来，禀道：“陈希真述召村之意，如要还三头领，必须调还新泰、莱芜。小人答言：‘头领如要照旧例，金珠取赎，宋头领无不遵命；若有他事勒情，那被留的三位头领任从处置，愿头领明示战期。’小人说到此际，那陈希真口出蛮言，小人却不肯应许。”宋江、吴用问是何言，头目道：“陈希真说：‘金珠是要的，更要大王立一盟约，写明自今以后，永不敢再犯蒙阴。如再犯蒙阴时，

但有头领被擒，立刻凌迟碎割，虽百万金珠，不准回赎。三面言定，后无翻悔。’大王想，此等狂言，如何听得！”吴用道：“你何不也勒他不许犯新泰、莱芜？”头目道：“小人何尝不说，那希真只信口乱说：‘这是要看的，势有可夺，不得不夺。’”宋江大怒道：“这贼道欺我太甚！”吩咐攻城，忽又停令，退入后帐，与吴用商议道：“巨耐陈希真这贼道，如此抑勒我！我若不依他，三兄弟必不生还，我若与厮杀，枉是胜负难料，胜不得一发吃亏。我若依他，写出如此盟约，岂不是损我梁山一世威名。”吴用道：“这真难事。况且云天彪攻清真山，将次得胜，他若闻知此事，乘胜来袭新泰、莱芜，我仍是束手待毙。”宋江道：“如此怎好？”吴用沉思半晌，道：“英雄有忍辱之时，即不救清真，又失却三个上等兄弟，我此来为甚事，没奈何只得依了他。我但能守得新、莱二县，再看机会。倘蒙阴有可乘之隙，背盟何妨。那时扬眉吐气，以偿今日之辱。”宋江长吁短叹，只得点头，又恨道：“何日得生擒云天彪、陈希真，并召村一般鸟男女，劈尸万段，方泄吾恨！”因复遣使入蒙阴城，允许金珠并盟约，兼乞还龚、丁二将首级。希真大喜，便将龚、丁二首级，用香木匣盛好，交付来人道：“已死减半价，五万金珠一个。价无二言，望勿失信。”发付来使讫，并知会召忻，先放还武松以示信。宋江接到两处交还的死活三人，又听得希真这样言语，懊恼不可名状，对众头领道：“这贼道如此可恶，我誓必有以报之。”众头领无不忿怒。武松涕泪道：“皆由兄弟们不肯出力，以致大哥如此受辱。”宋江道：“贤弟何出此言，但兄弟得生还，吾愿慰矣。”武松感愧无地。宋江肉也疼落的抽出五十万金珠，四十万送与召忻，十万送与希真。那召忻建着“钦赐军功防御”职衔的旗号，希真建着钦赐“山东忠义勇士”的旗号，各自盛陈兵卫，到了地头，与宋江昭告天地，歃血为盟。宋江写了盟约道：

梁山义士宋江，与猿臂寨义士陈希真、召家村义士召忻，
共昭告于天地神明日星河岳：

自今日以往，既盟之后，宋江因厌弃蒙阴，兵马车徒不复涉蒙阴之境。如违此盟，明神殛之。

希真目视召忻而笑，竟收其盟约，送还鲁达、李逵，在坛上宴会，尽欢而散。

希真归途谓召忻道：“此盟约原不足为凭，然我料此贼，必不敢再犯蒙阴矣。”召忻道：“何故？”希真道：“贼至此地，犯县城必虞贵庄，犯贵庄必虞县城，贼于此失利二次矣。况马陞未必不赴援，敝寨亦分当呼应，是以料其必不来也。”召忻大喜。希真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亦不可不防，总俟新泰、莱芜恢复，方可无忧。”召忻领教。探得宋江军马一齐退出蒙阴，召忻便请希真翁婿父女同到村中，治筵申谢。希真命栾氏兄弟守蒙阴，自己同永清、丽卿到召家村。高梁邀丽卿入内叙谈。希真与召忻商议，将恢复蒙阴之事具禀通报，说乡勇同生共愤，会剿贼人，请委员弁来城收复。禀折做就，开筵畅叙。内厅清香亭，丽卿为客，高梁诸女眷奉陪。桂花等四个丫环，随丽卿同来，见了旧主，一同众女使服侍。外厅还醇堂，希真、永清为客，召忻、史谷恭、花貂、金庄奉陪。召忻又吩咐送席至内请栾氏弟兄，希真逊谢。酒阑席散，希真方闻知云天彪攻讨清真山之事，希真喜道：“这番蒙阴可以无患了。”便对召忻道：“小可与召兄同去助云总管一臂。”召忻欣然愿往。希真等在召庄歇了一宿，次日便议点兵。永清道：“泰山此去，还是助战，还是助个声势？”希真道：“助战利否？”丽卿道：“我们去帮帮云叔叔，多斫几个头颅。”永清道：“助战未免蛇足。我们不如直趋新泰，敌人不动，我亦不动；若敌人去救清真，我便攻新泰。”希真称是。召忻道：“贤翁婿兵法，真不可及也。”便一面差人赍了收复蒙阴禀折上都省，一面会齐猿臂、召村两处人马，共一万，希真、永清、丽卿、召忻、高梁统领全众，一齐到蒙阴北境小汶河上，将河船尽拘北岸。这里旌旗蔽日，鼓角喧天，扎成一字寨栅，专听梁山信息。

那宋江、吴用快快提兵退入新泰，闻知清真山尚未失陷，正商议拨兵去救，犹豫未决。忽闻猿臂、石村两路大队兵马，直抵小汶河屯扎，分明是牵制他，不许救清真之意。恨得宋江如窗纸上的冻蝇，一头无撞处，只得好好修理城池，一面千贼道万贼道的痛骂而已。

且说云天彪自从去年七月，会合正一乡勇攻清真山，诱败梁山之后，料此后攻清真山，梁山必不敢来援，便于十月、十二月接连两次攻击清真，梁山果不敢发救兵。那马元因梁山无救，十分危惧，幸喜天彪把兵退了，方能兢兢自保。云天彪于本年春初，日日操演人马，整顿军伍。这一日正在署内饮酒观书，云龙侍立，忽见庭前树梢长风飒飒而来，不移时，大风怒号，刮得枝条柯叶，尽行西向。天彪停杯仰观道：“东风至也。”回顾云龙道：“那年你说火攻清真山之法，今番却用得着了。”云龙大喜道：“今番东风，防有大雨，宜火速兴兵为妙。”天彪道：“正是。”便传令克日兴师。傅玉、风会、云龙、欧阳寿通、闻达、李成、胡琼，都随了天彪，统领一万二千人马，浩浩荡荡，直向清真山进发。一面檄调归化三庄哈兰生、哈芸生、沙志仁、冕以信，率领乡勇，同来助战。一路东风浩大，天日清明。不日到了清真山，云龙禀道：“连日东风，恐贼人东山先有准备，我等宜潜师进攻。”天彪道：“何用潜师！”便传令大小三军，一齐直攻玄武关。这番不比从前，众军轮流攻打，端的十分紧急。那马元与众头领策众死命守住，足足攻了一日，相持不下。至晚，天彪收兵回营。安排晚餐毕，天彪传点升帐，聚集众将，命云龙、欧阳寿通带五百名军士，十万枝火箭，到东山放火；命沙志仁、冕以信领五百乡勇，多携带鼓角，去助云龙呐喊扬威，不必定求攻破，只要引得贼兵去救，有逃来的，非捉即杀，便算功劳；命傅玉、哈芸生预备木驴地雷，只看守关贼兵乱动，便去攻关；命风会、哈兰生带领步兵埋伏，只待关破，便冲杀入去。分派已定，天彪领闻达、李成、胡琼，大兵都退后伏了，只扎空营，让贼兵来探。

却说马元同周兴、皇甫雄见天彪利害，紧守玄武关，教来永儿、赫连进明把守东山路口，一面飞报梁山求救。当夜五更天，望见东山火起，飞报有官兵杀来，顺风放火，掌管礮木滚石的孩儿们都把守不信。马元大惊，对周兴等道：“天彪见玄武关攻不破，移兵去攻我东山路口。那里虽有永儿、进明两位兄弟把守，恐官兵势大，我等快去救他。”周兴道：“我等都去，恐他这里来攻关口。”马元便差人打探天彪，果是个空营，里面都虚张灯火。马元道：“这厮果然去偷我东山路口了。”忙同周兴、皇甫雄带领大半喽罗杀奔东山去，只留一小半人守关。那时彤云密布，狂风大起，望那东山，火势蒸天价通红。傅玉、哈芸生望见关上人少，急驾木驴直冲关下。每一木驴内，只藏掘子军二十名，地雷兵二十名。点齐火把，一声呐喊，将木驴推到城根。傅玉、哈芸生身披软铠，手提鹰嘴斧，各在木驴内亲身率领士卒，一齐动手。关上贼兵忙来救护。后面云天彪领闻达、李成、胡琼大兵拥到，令鸟枪兵雨点价的望上打。关上贼兵站脚不住，忙飞报马元，一面用防牌挡低鸟枪，将千斤石推下。傅玉、哈芸生早已将地雷栽好，撤回木驴。没多时，地雷轰发，好一似地裂山崩，那关上敌楼女墙，夹着贼兵的尸骸，连排价倒下来。风会、哈兰生见地雷得胜，便领步兵杀入关来。天已大亮，天彪大驱兵马拥进。马元闻知玄武关有失大惊，忙转身来救，正遇官兵，两下混战。风会回阵上马。贼兵奔走辛苦，怎敌官军勇猛，周兴措手不及，被哈兰生一铜人打得关颅粉碎，死于马下。贼兵大败，官军乘势掩杀。风会冲锋冒险，追杀贼兵。马元、皇甫雄退入松门关。风会勇猛，只顾追去，不防山凹里镇山炮横打出来，一声响亮，前队官兵有二百多人中炮，尸骸平地扫去，炮子从风会马头上飞过。风会大惊，忙收住人马。后面天彪、傅玉等都到，风会诉说如此，天彪道：“这厮巢穴，本不易捣。今日得了他的玄武关，险要已据大半，且就此安营下寨，再作计较。”风会道：“乘这厮喘息未定，待我带部兵去搜山，这里一面夺他

松门关。”闻达、李成、胡琼听了，都精神奋发，一齐愿住，请令定夺。天彪依了，便命傅玉同哈氏弟兄助风会去搜山，将四山炮兵尽行杀散，闻达、李成、胡琼便统大兵抢关。欧阳寿通、晁以信领得胜兵回营，欧阳寿通禀道：“贼人东山树木尽皆烧毁，大公子望见贼兵已乱，便与沙志仁奋勇杀入。沙志仁将赫连进明刺死，小将斩得来永儿，晁以信力杀百余人。现大公子借沙志仁领兵一半，直攻贼人东关，特遣小将等来请令。”天彪大喜，即命欧阳寿通、晁以信领生力军官兵、乡勇各五百名前去。

马元、皇甫雄十分震惧，看看天色，只见油云密布，微雨东来。马元满望大雨降下，官兵厮杀不得，庶可迁延以待救兵，谁知是日只微雨数阵，地皮都不能湿。马元急极，与皇甫雄勉力支持。天彪见官兵攻关不能取胜，传谕众军，权且将息，等待次日复攻。接连攻了两日，马元已接得告急人的转信，友为梁山救兵，不日就到。又勉持了四日，马元已接得告急人的转信，以为梁山救兵，不日就到。又勉持了四日，马元对皇甫雄道：“看来梁山救兵又不到矣，不料宋公明如此不仁不义。前番不来，犹推路远，今近在蒙阴，犹不肯来救，不知出自何意。”皇甫雄道：“可知是哩，我们并没有怎么得罪他！”马元道：“我看此地，断难支持。云天彪智勇双全，手下一无弱将。我们六人已经失了四个，如何抵敌得住？依我愚见，不如竟献了此山，我二人投诚王国，亦是正理，贤弟意下何如？”皇甫雄道：“小弟亦作此想，但不知云天彪肯否准降。”马元道：“那事容易，我先修下一封降书送去。他如允准，不必说了；如果不允，再作计较。”二人商议已定，即刻写了书札，差人送至云天彪营内。

云天彪正与诸将商议攻取之策，忽接到马元来信，拆开看时，方知马元献地投降，便与众将议定，将马元文书批准发回。马元、皇甫雄接阅大喜，当日就命众喽罗弃寨下山。众人也因杀伐太重，皆愿投降。一行大众都到云天彪营外，营门将校领马元、皇甫雄入营。

进见。天彪排齐仪仗，升帐接见。二人跪下叩首，天彪吩咐左右，扶起赐坐。二人自陈罪状，天彪慰谕劝导。二人涕泣沾襟，自恨投诚太迟，天彪就命留在帐下听用。马元、皇甫雄见天彪如此宽洪度量，各各自喜，相见了各位将官。天彪安插了降兵，犒赏三军，大开筵宴，众将皆大喜。天彪道：“近闻宋江占据新、莱二县，其志不小，幸赖众将之力，收得清真，断其要路。此山必不可虚弃，我意就于此山屯扎重兵，设将镇守，一面探贼人行止，以图恢复二县，诸将军以为何如？”众将皆佩服。天彪遂将收降清真山情由，并欲于清真山设营置兵之议，一面详报都省，一面恭折奏闻。天彪慰劳哈兰生等四人，命其先领乡勇回村；命风会、闻达、李成、胡琼领六千人马，屯扎清真山，恭候旨下，再行定夺。天彪与傅玉、云龙、欧阳寿通，率领官兵，并马元、皇甫雄一千降兵，一齐回镇。鲁太守出郊迎接贺喜，各归职守，恭候圣旨。

那宋江闻知清真山已降，也只得叹了一口气，自问难以两顾，亦出于无奈，只得与吴用赶紧修理新、莱二城，商议镇守之法。那陈希真、召忻等在小汶河口，闻知云天彪收降马元，并于清真山置设重兵，便与召忻拱手道：“恭喜，蒙阴水保无患矣！”原来清真山距莱芜县不过百余里，此处有重兵扼住，宋江断不敢越莱芜而图蒙阴矣。召忻大喜。此时都省已有员弁下来收复蒙阴，栾氏弟兄交了城池。召忻、高梁谢了希真，收兵回庄。陈希真、祝永清、陈丽卿、栾廷玉、栾廷芳合兵一处，回归山寨。希真道：“近来连日东风，天色阴霾，渐渐潮湿，日内恐有大雨，宜作速起行为妙。”希真、廷玉、廷芳先行，永清、丽卿后发。迤迤至承恩山，希真等已过山南，永清、丽卿还在山北，天色已晚，各自安营憩息。

永清、丽卿在帐内张灯饮酒，闲谈军务，因而议论宋江。丽卿道：“宋江那厮军装，端的十分精致。莫说别的，就是这几枝箭，枝枝都是上等材料。”永清道：“宋江那厮的辅佐，端的智勇俱备，要平定

他，未知何日。”丽卿道：“兄弟，你要好箭，我倒看得一处，有好材料。”永清道：“何处？”丽卿道：“就是这山的東西，无数竹林，枝枝都是好箭材。我来往数次，看得分明。待明晨禀知爹爹，我就同你去采办。”永清应了。又说了些闲话，酒阑归寝。次日，永清差人将采办箭料之事，告知希真。希真准了，永清便委军匠赍了银两前去。丽卿道：“你我何不亲去一走，左右没甚厮杀，前去看看景致也好。”永清笑而点头，便吩咐偏将看守营寨，自己与丽卿换了常服，带了随身伴当，同上头口，由承恩东岭而行，到了天环村，果然竹林茂密。永清便吩咐军匠前去采办，永清、丽卿并马游行，观玩山景，一路行来，果然山清水秀。永清、丽卿玩赏了一回，忽见四山云气密布，巨雷碾转，万木无声。永清道：“雨来也！”急忙避入一所山阁。侍从人都到了阁下，头口拴在廊边。永清、丽卿登阁，只见震天震地的一个霹雳，直向正西打去，雷火如拳头大小，照得四山通红，金光百道飞射，大雨倾盆直下。但见万山树木，随着云气连排价奔走，雷声殷隆，撼得山楼动摇，檐前一片白茫茫的接到天边，不辨村庄屋舍，只是怒涛光涌。足有两个时辰，雨势渐渐小来。永清看那山阁，却装折得精雅，壁上有无数题咏。永清一一细看，直看过后窗去了。

丽卿靠了栏杆，光着眼看那阁外雨景。雨势已小，望见前面一箭之地一所篱落人家，三间庐舍，一方天井，檐前水溜飞泻，静荡荡不见一人。须臾，忽见两个孩子，抱出一只泥老虎来耍子。耍了一歇，忽然走进去了，遗下那只泥虎。只见左边走出一个略小点的孩子，看见了泥虎，顺便捧了去。那起先两个孩子忽然走出来了，便来夺了泥虎，那小的孩子便哭起来。只见里面走出一个妇人来，不问事由，将两个孩子一掌一个。丽卿看了，心中便有些不平。只见那两个孩子也哭起来，叫道：“姆姆，他偷我的老虎。”那妇人大喝道：“老虎现在你手里，他几时偷的？你这样放刁，大来还当了得！”便又是好几掌，喝令跪下。丽卿在为恻然。只见妇人身边，走出一个俊

俏的小孩子，看了一眼，飞跑到右间房子里去了。须臾，那个俊俏孩子同一个十三四岁女孩子出来，那女孩子只在右间房门口，哭着叫道：“他是没爹没娘的人，只靠着你姆姆，你朝也打，晚也打，抵桩弄杀他！”那个孩子兀自跪着哭。那妇人听见那女孩子发话，便大骂道：“你这小贱人，做了个姐姐，不晓得训兄弟，倒来我面前放肆！小时不禁压，到老没结煞。”丽卿方知是伯姆凌虐孤儿，心中大怒。只见那女孩子气得面也紫涨，便向篱边叫一声：“二哥哥，快来救我兄弟！”只见那篱边走出四个大孩子，都是十多岁的，望雨里洗湿透卤的跑过来，一齐发话道：“你这老贱人，这样行为，雷公公来凿杀你！”不问事由，一家一个把那跪的孩子抱出来。只见那妇人大怒道：“要你们这班小喽罗来管闲帐！”赶出来一手一个夺去。可怜那两个小孩子，雨地下跌成两个泥汤团。丽卿怒不可遏，便回顾尉迟大娘道：“你快与我捉这贱人来，我问他。”永清忙过来道：“姐姐为甚事？”丽卿道：“兄弟，你不看见这贱人的可恶？”便连催尉迟大娘去捉。尉迟大娘下阁，领几个伴当，直奔到那所篱落去，扑进堂前，那妇人大吃一惊。只见里面走出一个汉子来，大喝道：“甚么人到我家里来乱闯！”吃尉迟大娘照脸一掌，跌在一边。尉迟大娘喝道：“猿臂寨陈小姐要拿人，谁敢阻挡！”把那妇人从雨地里水拖腌菜的提出来。

只见一个小后生赶出来，叫道：“老奶奶，老奶奶！你说的陈小姐，是不是祝玉山郎的夫人？”尉迟大娘道：“是的，你问做甚？”那后生道：“老奶奶，请缓一缓。我是玉山郎的至好，容我去讨个分上。”尉迟大娘便立定了。“玉山郎在不在上面？”尉迟大娘道：“都在前面山阁上。”那后生道：“老奶奶请少停一停。”便张伞着屐，飞奔山阁来。永清在阁上看见叫道：“魏贤弟，从那里来？请上阁来。”那后生上阁，与永清各唱个喏，道：“一向阔别了。”便指丽卿道：“这位就是嫂夫人？”永清道：“正是拙荆。”魏生便向丽卿唱喏道：“嫂嫂奉揖。”丽卿忙答了个万福。永清与魏生对坐，丽卿坐在下首。丽卿问永清

道：“这位叔叔是谁？”永清道：“这位姓魏，是小弟世交，他的尊翁与先君最为莫逆。”便对魏生道：“贤弟久别，一向何处？为何从此地经过？”魏生道：“一言难尽。自从那年尊府惨遭奇祸，家君不胜惊骇，又无处探听仁兄消息，正忧得苦。家君是年徙居兖州甌山，续闻足下托足狼臂寨，得赘姻于陈道子先生，惊喜相半。近日闻知贵寨戮力王家，再救蒙阴，庆邀天贶，真可喜可贺之至。自兖州陷贼，家君急欲迁移，奈肺病缠绵，起居不便，是以韬光匿辉，与贼为邻。那李应时来亲近，即吴用亦见访数次，家君以病为辞，不与溷迹。近年家舍寒微，小弟不得已，游幕诸城。近因东人解职，弟系念家君奉侍乏人，为此兼程还舍，于此地遇雨，避居于表嫂家。方才妇人，即是弟之表嫂，不知因何事得罪于尊嫂，以致尊嫂见怒？”丽卿道：“他原来是叔叔的表嫂。他庇护亲儿，凌虐孤侄，叔叔，你想可气不可气？”魏生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待小弟去劝诫他，这里望嫂嫂看小弟薄面，暂恕则个。”丽卿道：“烦叔叔向他说：下次奴家统兵过此，定来察访，他若不改，立提军前斩首。”魏生道：“嫂嫂尊谕，小弟定去传述。”丽卿便吩咐左右道：“你去向尉迟大娘说，看魏官人面上，权饶恕这贱人。”左右应了下去，通知尉迟大娘放了这妇人，一同上来复命。魏生称谢了丽卿，便与永清叙谈，十分知己。只见雨已住点，永清请魏生到山寨内一叙，魏生道：“小弟系念家君，归心如箭，仁兄处容异日再来厚扰。”永清知不可留，便道：“贤弟归路珍重，尊翁此处名请安。”魏生告辞而去。

永清、丽卿并马回营。当晚军匠解到箭材，又在承恩山北歇了一宿，次日拔寨起行。永清想此番闲游，倒得知了魏老叔住在兖州一信，心中甚喜。只因这一信，有分教：一介书生，颠覆得蛟龙窟穴；子遗庶系，施放出震电雄威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分解。

第一百六回

魏辅梁双论飞虎寨

陈希真一打兗州城

却说祝永清在承恩山天环村，得知魏老叔住在兗州一信，心中大喜，便与丽卿统领本部，拔寨回山，一路不必细表。不日到了大寨，知希真等已早到了一日。永清、丽卿等一同上山，见了希真，随即卸甲韬戈，安兵刷马，大开筵宴。席间，希真对永清道：“贤婿可知本寨出了一样奇货？”永清、丽卿齐问何物，希真道：“磁窑局内，今番窑变变出一张磁床。据总局头目侯达说，此床四周的柱脚栏杆，有上等塑手，还塑得出；至于花纹楞角，格眼玲珑，这般细致，虽通天下寻不出这样好塑手。四面里外花卉人物，虽书画极好手，亦不过如此生动。这还不奇，那床额上十二面磁镜，日里看不过是洁白磁面，夜里却满室生明，可以夺灯烛之光，细看实是磁面。据侯达说，磁上挂油，能令黑夜生光，祖上传说如此，实不曾看见。今现在安置西厢房内。”永清、丽卿一齐要去看。

众人同进西房，只见一张磁床，高六尺，长七尺，阔四尺，一体浑成，毫无接笋；五福攢寿，四角花藻，玲珑剔透的天花顶；前檐垂着一带参差玉柱，中嵌十二面磁镜的床额，六枝羊脂白玉也似的大圆柱，西洋柱的栏杆，卷云床脚；里面细花装出湘纹席模样的床面。

浑身淡描细画，端的界线分明，花纹清刻，实是希有之物。永清、丽卿一齐喝采，欢喜得丽卿坐在床上只是笑。希真道：“侯达说这样奇物，可惜急切没销售处。”丽卿道：“不要销售了，这张床把与孩儿罢。”永清道：“小婿倒有一个销售他去处，可以得大利息。”希真问何处，永清道：“容酒后密禀。”希真早已会意。大众出了西厢，重复入席，尽欢而散。希真唤永清进内问道：“贤婿，你方才所说，莫不是要将此物送他到兖州去？”永清道：“正是。”希真沉吟道：“贤婿用甚妙计，我却猜不出。那李应并非虞公，岂肯受我璧马之诱？”永清道：“休在此物上设想。现在先叫孩儿们四路传言播扬，使各处知本寨有此异物，日后便可相机使用。这里先重赏募几个乐死之士，放在一边。这边小婿另有个奇巧机缘，路上撞着，正欲与泰山商议。”希真大喜道：“甚么缘巧？”永清道：“小婿有一个世交老叔，其人姓魏，双名辅梁，是个黉宫老宿，与先君最为莫逆。适才小婿在承恩山天环村，与他的儿子途遇，始知其徙居兖州。”希真道：“你说起此人，我同他也会过一面。那时在东京，不知那一家朋友有喜庆事，此刻想不起了，我曾与他同席，其人不是好酒量么？”祝永清道：“正是他。他那时与先君吃酒，总是一坛起票的。”希真道：“彼时我与他一席之会，听他谈吐，端的是有学问的人。贤婿究知此人何如？”永清道：“此人才富学博，心灵智巧，善于词令。江湖上的人，也有大半相好。不过性情之中，太耿直些，不肯趋炎附势，所以有些势利小人反忌惮他。近年因家运不振，门庭多故，家资也淡薄了。但为人极爱朋友。泰山久欲与秀妹妹亲往兖州观看形势，因无寄寓之地，迟迟未行，今此公在彼，岂不是好机会？”希真听了，顿然心生计较，便问道：“令世叔才干智谋何如？”永清道：“较之吴用，足可并驾齐驱。”希真道：“贤婿既说到此，愿意不但借他作寓了。”永清沉吟一回，转笑道：“泰山敢是要他作内线？此意小婿亦想到。据他令郎说，他在兖州大为吴用、李应之所契重，他托病为辞，不去颶迹。只是他身分

清高，性情恬退，未必肯从此役。”希真道：“且待我此去说说他看。烦贤婿作起书札，容我前去。”永清应了退出。希真便与慧娘商议，往看兖州形势，将永清的话细细说了。慧娘喜道：“既有此位魏先生，我们看不转的形势，但问他也尽够了。”希真亦喜。

次日，希真改扮了老儒生，慧娘改扮了少年公子，又教尉迟大娘改扮一个壮仆，以便贴身伏侍慧娘，四个精细心腹喽罗扮作脚夫，教永清、丽卿看守山寨，希真带了永清的书信，一行七众，三匹头口，一同起行。不日到了兖州，径投甄山魏居士家来。希真叫慧娘等靠后一步，希真带尉迟大娘先到门首，向应门童子通了个假名姓，说有故人书信面交。童子进去通报，希真已走进中庭。只听得里面痰咳之声，一个五十余岁的老者出来，相貌清奇，骨格非凡。希真一看，果是魏辅梁。那魏辅梁一见希真，便皱眉熟视道：“面善得紧，竟记不起了。”希真道：“小可在东京时，曾与阁下同席过的。”辅梁把眼泛了一泛，顿然记起，点一点头，早已会意，便道：“张兄，久违了。”二人各唱了喏，逊坐。希真便叫尉迟大娘招呼慧娘等进来相见，各道了假名字、假眷属。辅梁随口答应，心中早已瞧科，便邀希真等后轩叙话。吩咐童子看茶讫，便对童子道：“你看门去，不叫你不必进来。”童子应了出去。辅梁道：“道子轻身来此，定有非常事故。”希真便将永清的密信交出，辅梁从头至尾一看，便道：“玉山贤侄之意，原来如此。仁兄既来，竟屈敝庐，权留信宿，不过粗茶淡饭而已。”希真道：“怎好打搅。”辅梁道：“都是至好，何必客气。我不说褻渎，君亦无须说搅扰。”希真称谢。辅梁道：“仁兄乃心王室，不惮跋涉道路，轻身入探虎穴，实乃可敬之至。但兖州百般坚固，李应又是将才，诚恐未能恢复。”希真道：“依兄所论，莫不成把王事弃置了罢休。倘其中另有高见，乞赐示一二。”辅梁道：“吾兄且慢，小儿少刻便来，弟当命其奉陪仁兄前去阅视。”说未了，魏生自外来，相见了叙话。

希真等扰了午饭，辅梁便命魏生陪希真、慧娘去各处闲游。希真问辅梁道：“今日宜先向何处？”辅梁道：“东面镇阳关，关门陡立，中夹泗水，峻险异常，除飞鸟可以直上。惟西南飞虎寨一处，仁兄请往视之，仁兄高才，或有可乘之机。”希真谢教。当时三马并行，迺迤迤到了飞虎寨，只见壁垒庄严，十分完固。慧娘看了一回，便登高阜，四路观望，但见营汛烽火，无不如法。又顺路走过兖州西门，希真与慧娘一面看望，一面沉吟，大宽转走回甄山，辅梁迎入叙坐。辅梁道：“仁兄观飞虎寨何如？”希真道：“难，难，难。昔商之兴也，伊挚在夏；周之兴也，吕牙在殷。今此地无内间，断难破得。”辅梁听了这话，心中早已有些明白，只扯开泛论事务。希真亦未便下说。晚膳毕，又畅谈一切，各归卧室。夜间，魏生对辅梁道：“孩儿观陈道子端的忠诚可敬，此番探视兖州，左难右难，其意实有求于爹爹，爹爹何不勉为陈元龙赚吕布之事乎？”辅梁叹道：“我非不知，亦非不能，但人各有良心，李应虽是强盗，待我未尝失礼，我怎好算弄他。”魏生亦不再说。

次日黎明，慧娘起来，对希真道：“姨夫昨日说魏公，我看他有点心动，姨夫今日必须极力兜他来。有此人在兖州，那怕镇阳关是生铁铸成的，也要打他破。”希真点头。梳洗毕，登厅复见辅梁，故意与辅梁谈得投机，陈说肺腑。希真便乘势将李应契重他的话问一句，辅梁便将李应怎样礼貌，自己怎样瞧他不起，怎样泛常应酬他的话说了。希真又泛论古今兴亡得失，以及贤才不遇之事。说到分际，希真便接口道：“即如吾兄如此学问，如此才智，不能见用于王朝，小弟亦代为抱恨。”辅梁道：“功名富贵，我倒也看得平淡。所可叹者，世事不平，人心颠倒，只管趋财奉势，不顾曲直是非。况且我辈命运不佳，亦无意出而问世。”希真道：“仁兄说那里话来，大丈夫生于今日，正当拨乱反正之时。至于命运一层，时有利不利也。叨在至好，奉劝吾兄，万不可心灰。即如我陈希真，吃尽多少苦头，尚